

# 卷之十

凌孤逼寡。

传曰：矜孤恤寡，上文既已定为善人。凌孤逼寡，今复定为罪目。然则孤可凌，而寡可逼乎？惜其不知已得度世者，尚犹不忘念其孤寡，况未得度世者乎？昔石光祖师，真定初之官，道过潭州，闻闾通院有道者姓郭，善种菜，随时新奇，供众取足，因往访之。道者素哑，及见公来，则发语琅然，且以密语告，公遂致仕，沐浴安卧而逝。其道者，亦复不见。是夕，上於崇政前，恍见光祖乘空而来，奏曰：臣本北极佑圣院真武真君部下副参谋官。郭道者，乃北极下检法使。皆以微过，谪降人间，今数满当还。念许时食禄，且有少请，故特来谢。臣儿庭之未请朝政，愿垂训诲，无令尸禄有玷父风。言讫不见。月余，潭州奏至，乃知光祖果已化去陈喻言：本闾州一士子，以下第，久留京师。因游百梁山，忽於天寿洞被二青衣摄去，宣示玉皇金籙，引至中天北极殿下，赐以金紫衣，充佑圣院真武真君部下，副注生死善恶寿命长短判官。一日，随真君下降，忽闻哭声。俯听，乃其妻也。因恳真君求通音信，真君许令写书。取人间递角封志，差直符送下本州倅厅。既而拆不可开，召其妻至乃开。书中具道遭遇真君本末，且再三嘱曰：切在抚育诸孤，保守户门。噫嘻，此皆已得度世，系念尚尔，况未得度世者乎？所谓塚讼端起乎此。苟为不然，太上胡为列为都章，使人上章求解乎？

赞曰：

孤寡无告，文王必先。加以仁政，犹或难全。嗟我一本，兄弟颠连。忍肆其虐，俾悼所天。乃如之人，後报亦然。

弃法受赂。

传曰：太上曰：曲直轻重，而首以弃法受赂为言者何哉？盖弃法必因受赂，赂一入则以直为曲，以曲为直，一切皆不问矣。惜其不知一法一律，鬼神皆得主知。弃法受赂，爵禄便当减夺。昔范鲁公质未显时，坐封丘茶肆中，手所持扇，偶题：大暑去酷吏，清风来故人之句。忽一恠陋人前揖曰：酷吏冤狱，何止如大暑也。公他日，当深究其弊。因携其扇去。公惘然者久之。後数日，道过一庙，庙门有一土木鬼，状貌酷类向所见者，扇亦在其手中，公大异之。及大用，遂首议律条繁广、轻重无据，吏得因缘为奸。周祖因诏公详定，是名刑统。孰谓鬼神，不主知乎？侯监为江夏令，与胜缘山长老居约有旧，每乘暇必访之，访则院家必已为具。一日又至，则延待殊阙。鎡恠问之，居约曰：公每到，土地必先报曰：相公来。此番不报，是以失於延待。监大惊，密谕居约，使问土地，所以不报之由。是夕，居约复得梦曰：侯监本合作宰相，与吾有所统摄，是以常报。近为受胡氏白金六十两，枉断一事，天曹已削下宰相名籍，但得作监司而已，与吾无复统摄，故不复报。然则爵禄，谓无减削乎？惜其不知，不弃法者，便当度世。昔王昌遇，本潼川一推司，以不敢弃法受赂，竟为上帝收录，白日上昇，今为保和真人。王老志，本濮州一推司，亦以不敢弃法受赂，竟遇锺离，授以道要，遂能前知祸福。徽庙时，尝召至，赐号洞微。呜呼，存心如此，是宜上与道合，岂吏人能之，而士夫反不能乎？

赞曰：

伦不受马，辟召犹记。震畏四知，乃免於累。物欲一迁，情态必异。苞苴行欤，成汤所忌。如欲守法，瓜李远避。

以直为曲。

传曰：路冲知凤翔，闻翊圣真君降言，因设醮请问立身行己之要。真君曰：尽力事君，浊财勿顾，邪事莫问，整雪刑狱，救疗人民，动合王道，自为吉人。积愆为咎，必有沈沦。然则处刑狱之任者，可不尽心而整雪乎？况敢以直为曲乎？请以一二大老言之，庶几皆知则效。昔韩魏公镇大名，魏之讼牒最多，事无巨细，公皆亲决。虽在病，亦许通报，决之卧内。或以任劳过当，劝公分委僚属。公曰：两讼在官，人之大事。或生或死，或予或夺，在吾一言，其可轻忽？身没之後，今为紫府真人。欧阳文忠，时之大儒，每与客论谈，不言文章，而惟言政事。张舜民恠而问之，公曰：文章

正以润身，政事乃可及物。吾昔贬官夷陵，方当壮年，未厌於学，欲求史汉一观。公私皆无，因取架阁陈年公案，一一披阅。其间枉直，多是乖错，以无为有，以枉为直，违法徇情，灭亲害教，无所不有。每自欢曰：夷陵褊小尚如此，天下固可知也。於是仰天誓心曰：自尔遇事，益加勤谨，不敢少忽。迨今三十余年，出入中外，忝尘三事，以此自将。以人望吾，必以五。为翰墨政身；以吾自观，实是当时誓心一言之报。身歿之後，今为神清洞仙官。然则以直为曲者，身歿之後，当如何哉？

赞曰：

直道而行，无偏无党。是曰善人，所当崇奖。诬以为曲，罚其可赏。善人何辜，反受其枉。既杀望之，恭显焉往。

以曲为直。

传曰：事有直而不能自直，理有曲而不自知曲。此两讼所以纷拏，待有司而後决也。为有司者，自当公心，剖析片言，则曲曲直直，无不冰泮。纵通盘错，亦必迎刃而解。尚安有以曲为直之失乎？彼以曲为直者，特其不能公心，必因徇托也。昔益州府君刘公，初为连江尉。民有争田、十年不决者，郡以属公，公得其奸，立为剖决，曲直遂判。人皆谓公为神，不知公非神也，特公心尔。及去官，得直者侯於建州，屏人告曰：某有好香数斤，聊为长者寿。发而视之，乃黄金也。公笑谢曰：君事本直，非私君也，其敢以公事受私赂乎？坚却不受，时皆伟之。其後，公之二子原父、贡父，俱以文墨显名。孰谓处官公心，无其报乎？又有刘安民者，本丹棱一县史也，持心平正，素为吏民所敬。民有讼，不即诣县，必先诣公，陈曲直，决可否，然後行之。公亦自负，受而不辞。直即直许其直，曰理直也，可行也。曲则直数其曲，曰此曲也，不应法也，行之必有失也。由是一县之讼，为之顿省。其後，二子皆相继登第，长汲，官至朝散大夫。少子湜，官至承议郎直秘阁提点、梓州路刑狱。一女嫁与杨筠，亦有官，迨今遂为望族。孰谓史能公心，无其报乎？大抵曲曲直直，无不蒙福；而直曲曲直，无不受祸也。戒哉。

赞曰：

曲则背理，为佞为邪。是曰恶人，胡可蔽遮。奖以为直，蠹国败家。恶人何幸，乃见宠嘉。德裕窜斥，非敏中耶。

入轻为重。

传曰：书曰：罪疑为轻。《论语》曰：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此皆圣人恤刑之大意也。然则轻可入而使为重乎？是以君子谨之。昔王缙为两浙路提刑，每断死囚，必焚香奏天，然後行下。一日暮坐，恍见一神人云冠绿服，手持数轴公案。又见一玉女长帔大袖，手持一角公文。立于檐间，遥告缙曰：此汝平生所奏事目，一一皆合情法，无有枉滥。上帝嘉汝，已为汝父延寿一纪，兼为汝倍增纪福矣。汝之二孙，异日亦当皆作监司，更宜自勉。言讫而没。李龟祥亦居宪职，素称清谨。一日暮，出三井桥，忽睹十数人，叫屈称冤，两两三三，渐来相逼。龟祥大惧，回马驰归，陡( )委顿。召诸子戒曰：汝辈异日入仕，切不得注受狱官差遣。如吾平生，自谓清谨，安知今日尚有此事。坐此郁郁，竟至不起。呜呼，二公皆一时知名之士，王公如此，而李公乃如此，岂李公尚有未谨处乎？况入轻为重者乎？请为更陈一二，庶皆知戒。昔欧阳遇判大理寺，有溧阳县令余绍卿者，坐事系狱，罪不当死，而遇辄坐以死。归法之日，人皆冤之。自此行住坐卧，即见绍卿随逐，不舍心，不自安，远诣庐山九天采访使者，观设三日黄坛，解谢其事。初夜分，已见绍卿在侧，心大恶之。明旦再投心词，方俯伏间，忽被数鬼擒捉，掷之殿下，流血被体，移时而卒。李若水为淮南司理时，有劫贼五人，事败系狱，且言曾与僧人自成为党。既而，五人已就戮，而僧方追出。僧言：实未尝为盗。若水於此从轻可矣，而乃坚执贼语为实。夜以湿纸糊僧口鼻，厌以土囊，须臾，脐腹皆裂而卒。月余，狱吏李能无故大叫曰：和尚不干我事，特司理驱使尔。言讫而卒。明日，推司刘元亦暴卒。又明日，若水亦苦小腹绞痛，号呼而卒。又明日，知军孙语、判官赵禹，亦皆暴卒。未几，若水一门，死丧殆尽，无复遗类。呜呼，若水受祸，可谓酷矣。自成之死，脐腹至于拆裂，不为酷乎？此必上帝震怒也。

赞曰：

法重失入，罪惧及疑。二罪并论，其恕可知。国典尚尔，法吏奚为。唐臣罗织，赤族是宜。稔祸垂臭，竟死何裨。

见杀加怒。

传曰：按《涅槃经》，死者於嶮难处，无有资粮；去处悬远，无有伴侣；昼夜常行，不知边际；深邃幽暗，无有灯明；入无门户，无有处所；虽无痛处，不可疗治；往无遮止，到不得脱。呜呼，人至如此，诚亦可悯。当见杀时，可加怒乎？昔志公在世时，有二道人打伴而行。一人就园买瓜，园子怒曰：诸大家初未买，汝要买耶？拒而不卖。一人既往，园子乃喜卖之，且慰谕曰：汝渴热耶？既卖一瓜，又与一瓜，二人私自怪诧，以问志公。志公曰：园子五百生前，坐罪赴法时，汝二人适出其旁。买得瓜者，盖尝为之不忍，故今见之而喜。买不得者，盖尝出自作自受之语，故今见之而怒。此但偶出一语，结憾尚尔，况加怒乎？王昙略尝杀一牛，牛见刀抵突，昙略怒，逆刺其目，然後杀之。大抵人畜无间，当见杀时，皆当方便救护。救而不获，只得为助悲叹，何可加怒。

赞曰：

人之有罪，情不可恕。彼自伏法，我独何预。加以愤疾，是曰迁怒。判死投笔，见者始悟。哀矜庶狱，王政所务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竟

---

🕒 版本号 #1  
★ 由 Li 创建于 14 七月 2023 15:55:10  
✍ 由 Li 更新于 14 七月 2023 15:55:39